



【世相】

## 出芽蒜，在想你

□明前茶

沈家母亲得了中风，语言功能没大受损，但半边身子不太利落，出院后要有人照料，请保姆就成了沈家姐弟的首要大事。阿瑶是姐姐，还有3年才退休，在外地工作的弟弟就包揽了请保姆的费用，委托姐姐找个可靠人选，并负责替保姆和妈妈买菜。

阿瑶跟中介说了要求：“照顾瘫痪老人，要有耐心，力气大。那种自己也很柔弱的保姆，把老人从床上挪到轮椅上，一下就闪了腰的，不能要。”

中介提醒她：“力气大的阿姨来自乡间，生活习惯不一样，饭量也大，你可吃得消？”

阿瑶朗声回应：“这有什么吃不消的？从前我外婆也是苏州吴江的种菜人，我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的。”

中介递给阿瑶一位阿姨的资料卡：从前干过护工，照顾过的病人，没有一个有褥疮和肌肉萎缩的。因为受不了天天在医院睡躺椅，所以才出来做住家保姆。对主家的要求是家里不能断了油泼辣子和蒜头，不能嫌弃嘴里、身上有蒜味。

阿瑶一瞧这要求就笑了。资料卡上这位王姐，比自己年长一岁，额头很高，下颌方正，一看就是认真负责的人。况且，丑话说在前面的人，一般比较好相处。加上王姐试工那两天，不辞劳苦地将老太太的被褥床垫都移到阳台上晾晒，又给老太太夹了一个“报纸围单”，为她染了头发，让中风后一直哭丧着脸的阿瑶母亲头一回有了笑容，阿瑶就留下了她。

此后，阿瑶每天买菜，关注点开始有所变化。从前，到了春天，她总要留心香椿和野生马兰头是否上市，水产柜台何时会有昂刺鱼和带籽河虾出售，糕团店里何时开卖松花团子和麦芽塌饼……现在，阿姨的需求不停地撞入她的眼帘：像毛边纸一样成叠售卖的杂粮煎饼，几乎像甘蔗一样粗的大葱，各种红彤彤的干辣椒……辣椒摊的摊主说，这些看上去区别不大的辣椒，有的主香，有的主辣，要买两三种混在一起磨碎，加入炒熟的芝麻和花生，还有几种香料，以热滚滚的菜油泼之，才是著名的油泼辣子，吃面条、凉皮，做黄爪、木耳拌香菜等家常菜，都用得上。

阿瑶买了好几种辣椒。下班回来，她戴上眼镜和口罩，将油烟机开到最强档，替王姐准备油泼辣子。王姐闻到呛鼻子的辣椒味，嗔怪阿瑶：“你这妹子就是实诚，家里有卧床老人，闻不得辣味，买现成的油泼辣子就行，你还费事现做。”

话是这么说，王姐着实感动——人在他乡，难得还有主家把她的需求时刻放在心间。王姐仔细打量，就明白阿瑶真是拿她当自家人，做虾，特意给她做蒜蓉虾；做拌面，给她放大量蒜泥；自从

王姐到家，阿瑶烧酱汁肉时先不放糖，总要等肉煨得酥烂，把王姐要吃的那份盛出来，单独放在小砂锅里保温，再将一小把黄冰糖加入剩下的肉块中。王姐好奇地尝了尝阿瑶母女俩的菜，这一尝，她脸上的表情就丰富了：妈呀，本地酱汁肉是甜的，熏鱼是糖醋的，油爆虾有一层甜甜的脆壳，连凉拌马兰头也要放糖……带着半分戏谑，王姐开始叫阿瑶“贩糖娘子”。忽然，一向默默坐在轮椅上吃饭的老太太帮女儿回嘴：“小王，阿瑶是‘贩糖娘子’，你可不就是‘贩蒜娘子’了？”

老太太这一插嘴，机智伶俐，逗得王姐和阿瑶笑得捶肩拍胸，眼泪都出来了。笑完了，王姐认真回应：“阿瑶也说，从前家里买两三文蒜，能用10天，现在买20头紫皮蒜，大概有一斤半，不到一礼拜就吃光了，这不是‘贩蒜娘子’是什么？我到江南来，被多少人嫌弃有蒜味，就你家老太太不嫌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起誓，要对你家老太太有十二分耐心。”

老太太笑了：“我看你吃蒜，总在想，这闺女真神，她是怎么做到吃蒜像吃梨一样香甜的？”王姐也调皮，立刻剥了一瓣蒜来，要老太太尝试，说这玩意抗菌、抗病毒，还能扩张血管，吃了有百利而无一害。阿瑶和母亲尝了尝，咦，倒是没有想象的辣，蒜瓣脆生生的，辛味十足，咀嚼起来倒有几分像生菱角。

吃了蒜，三个人更加气味相投了。王姐给老太太唱老家的山歌，还在老太太的阳台上种了十几盆便宜的花草，一到春天，就开得姹紫嫣红。阿瑶知道那都是王姐自掏腰包从直播间里买的，其目的，就是让出门不便的老太太也能赏到春光。阿瑶过意不去，要给王姐报购买花、买肥料的费用。王姐嗔怪道：“养了花，我也看的。在这个家搞气氛，我也有份儿。”阿瑶想想，也对，就没有再与王姐拉扯。

春天，王姐请假半个月，要回家一趟，为的是替大儿子筹备婚礼。她走后，阿瑶不得不把一年的年假全部请了，夜以继日地照顾母亲。老太太嘴里不说女儿伺候得费劲，将自己从床上挪到卫生间去洗澡时远没有王姐麻利，也不说女儿晚上睡得死，自己要起夜，敲床板也唤不醒她，只说：“阿瑶，家里的蒜都没人吃了呢！你看，天气暖了，蒜都发芽了呢！”

阿瑶被这话语中绵长的思念所牵动，就去摸了摸王姐临走前没吃完的那两头蒜，真的，整头紫皮蒜都冒出两寸长的芽，表皮下面的蒜瓣都变空了。

这天，阿瑶动手将这些出芽的蒜种在空花盆里，拍了一张照，发在朋友圈，并配上只有家里三个人才懂的暗号：“出芽蒜，在想你。”

她清楚，王姐一旦刷朋友圈看见，将秒懂其中的深意。

（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散文学会理事）

【读心】

## 梦想的院子

□周昆

如果不是去年新栽的蜡梅花苞已经成片，冬末春初我又得开始焦虑了。虽然梅花只开了一两朵，安慰已经足够。

对院子的执着，我很小就有。小时候梦想的院子和生活无关，只想围着墙里都是鸣叫的蛐蛐，土地里都是可以当钓饵的蚯蚓，最主要的是和小伙伴打架时，万一打不过可以翻墙而入讨个安全。虽然也住过平房，却终究没有圈出“城墙”，唯一的安慰就是在沙滩上堆砌属于自己的城堡，让海浪来检验它的坚固度。年龄的增长也成倍放大着我对小院的渴望，无论走到哪儿，只要有院子的地方，我都会想办法进去溜一圈。脑子里的设计图不断迭代。直到而立之年，全身心走进乡村生活，那种属于自己的梦才变成现实。

爱花爱草、爱鸟爱虫，这样的性格大适合有个院子了。自己拥有的第一个院子，是一栋别墅的朝南二层平台，顶多二十几个平方米。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，我就把那里塞得满满当当。春天还好，夏季就成了负担，各种藤蔓植物疯长，苍蝇、蚊子成团成片。有一次母亲坐在屋里喝茶，玻璃外的紫藤上突然冒出来一条一米多长的赤链蛇，如果没有那层玻璃就能爬到母亲头上。对蛇天生的恐惧让我颜色大变，但又不敢出声，怕吓着母亲，只能找个理由让母亲坐到别的地方，自己冒着冷汗，一直盯着那条蛇渐渐离开。此事之后痛定思痛，开始大面积削减院里的配置，最终回到了售楼标准，感觉四周无比清明。结果不久又开始觉得空落落的，各种花草、桌椅又塞了一堆。五年的时间里反复了三次，身心俱疲。

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第二个院子更像是一个院子了。竹篱笆墙上坠满了维基伍德和蜂蜜、焦糖两色的欧月，5月份的时候极为壮观。为了衬托月季的颜色，我在墙下做了一个三米多高、二十多米长的斜坡，精心种上了矮种草坪。虽然用水泥砌成的池塘只有半个多平方米，但这已经非常接近我心中院子的状态了。还是经验不

足，没有吸取自然的教训，夏天雨水一过，什么矮种草坪也会变成韭菜地。因为是个大斜坡的原因，使用割草机时必须铆足全身的力量，每次草坪恢复平整后，人都像负重跑了10公里一般瘫软在地上，任由猫猫狗狗在我身上跳来踩去，毫无脾气。对院子的执着让我甘心享受这种劳累。两次经验的积累，温度、湿度、蚊虫等所有的因素打碎了我院中喝茶、发呆、享受安宁的想法，所以，第三个院子我得改改思路了。

一棵海棠、一棵丁香、两株喷雪，搭上一小片竹林和鹅卵石构成的景观，里面镶嵌着十几棵鸢尾，这些都让我很满意。挖了两个大鱼池，一个养锦鲤，一个养荷花和乌龟，房顶做了一个雨水收集系统通进荷花池，这样浇花种菜就多了将近十方的水资源。几棵藤本月季把另一侧的院子隔离开，那里是一分多地的小菜园。种菜不是为了吃，而是为了给繁忙的工作换换脑子，同时讨好爹娘，以显示儿子种菜的天赋和不用买菜而省钱的资本，虽然付出的精力远远大于买菜的花销。

只是没想到，自从有了这个满意的院子，自己开始焦虑，这种焦虑集中在立春到清明这个期间，因为立春一过，总是希望这些花草赶紧发芽，每天都去巡视好几次。这种带着期望的日子很漫长，虽然每年都知道最早的花什么时候发芽，但总是希望今年是个例外。几个月的萧瑟已经让我无限盼望生机的回归，盼望锦鲤再次摆尾乞食，盼望着乌龟爬上浮台享受阳光，盼望着蝴蝶和蜻蜓落在荷尖。去年夏天，朋友送了一棵蜡梅给我，以填补萧瑟之日对生命力的渴望。从惊喜地拿到树苗，到一丝不苟地浇水施肥，再到战战兢兢地观察它的生长，从寒冷的冬日到初春，看到花骨朵一天天膨大，终于在正月里见到第一朵梅花盛开。虽然北风依旧呼啸，但毕竟这10年时间里，我所经历的小院们第一次在冬季有了生命的表达，在苦等4月份到来前的日子里，我有了极大的安慰。

（作者为天文科学学者、青岛艾山天文台台长、青岛市作协会员）

【浮生】

## 陪床之夜

□许海龙

病房的灯晚上10点就熄了。走廊里的灯光透进来，在地上切出一道长长的亮痕。父亲躺在靠窗的那张床上，我躺在门边的折叠椅上。椅子太短，脚悬在外头。

父亲是下午住进来的，老毛病了，这次要动个小手术。办好住院手续，他就催我走，“又不是什么大病，你待这儿干什么？”我没走，他也没再撵。

凌晨两点多，我听见动静，睁眼看，父亲正撑着身子想坐起来。被子滑到腰际，病号服的一边肩膀滑下来，露出瘦削的锁骨。他两只手撑着床，胳膊抖着，像是使不上劲儿。

我翻身起来，走过去，“上厕所？”他没吭声，继续使劲撑着身子。我伸手去扶他的胳膊，他往后一缩，躲开了。“我自己行。”声音不高，但硬，是他一贯的语气。小时候我学骑车摔了，磕破膝盖，他站在几米外，也是这语气：“自己起来。”我起来了，推着车一瘸一拐往家走，他在后头跟着，一路没说话。

他扶着床栏站起来。身子晃了晃，站稳了，然后一只手举着输液架，一只手扶着床沿，往卫生间挪。我站在旁边，不知道该不该再伸手。他挪一步、停一停，挪一步、停一停，三米的距离，走了很久。

卫生间的门虚掩着，我听见里面输液架挂到门后的声音，然后是水声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开了，他出来，脸色比刚才白，额

头上有细密的汗，输液架上的药水瓶晃悠着。这回我没问，直接上去扶住他的胳膊。他胳膊一紧，像是要挣开，我攥着没放。他看了看我，没再动。

扶他到床边坐下。床头灯开着，暗黄的光从侧面照过来，我看见他的头发，两鬓白了大半，后脑勺那块几乎全白了。灯光下，那些白发一根根支棱着，硬着，跟他这个人一样。我记得这头发从前是黑的，很硬，他剃平头，推子推过去，留下一片青茬。

我愣在那里。他也正抬头看我。就着那点光，他盯着我愣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你也有白头发了。”我下意识抬手摸头，触到鬓角那几根。我早发现了，没拔，拔不完。

他又喘起来，眼睛还看着我，就像在看一个不认识的人，看了很久，慢慢把目光挪到天花板上。我想说点什么，嘴张开，没说出来。他也什么都没说。

我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放在床沿上。他的手也从被子里伸出来，搭在床单上。两只手离得很近，谁都没动。

后来我先动了，握住了他的手。那只手干瘦，指节粗大，硌得慌。他没抽回去，也没回握，就那么让我握着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的呼吸匀了，手上的重量慢慢往下坠。我把他的手轻轻放回被子里，掖好。回到折叠椅上，坐着，没再睡。窗帘缝里透进来一点光，天快亮了。

父亲翻了个身，背对着我。我看见他的后脑勺，白发在晨光里又白了一层。